



炳烛晚霞红

□韩明飞



王永强老师的文集《炳烛续纵横》，请我作序，实不敢当。那天，他与我视频通话谈及此事，我一愣怔，脱口而出：我可合适？他说，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且是不二的。言辞恳切，不容动摇。

他长期在市教育局机关工作，各类人脉资源不可谓不广，却言我“最合适”，缘何？后来两人晤面，终解其意，他所看重的是一个“情”字。我与他之间有“三友”情缘。他是我的“师友”。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走上学校后勤工作岗位，白纸一张，常常得益于他的指导。其时，他是教育局计财科基建管理工程师，我们尊称“王工”。往事可追，我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学校打围墙，为赶开学，挑灯夜筑。不料，村组的灌溉渠决堤，漫了田野，灌了刚开挖好的墙沟，无法施工。求助“王工”，他连夜赶来现场，指导用高标号的水泥混凝土筑墙脚，解了燃眉之急。上世纪九十年代，市教育局开展花园式学校创建，双十佳评选（十佳建筑、十佳校园），多次聆听过他专业与实用性俱强又独到新颖的见解。他的第一本专著《校园建设纵横谈》，更是学校后勤工作的“教科书”，读后受益良多。

王永强老师是南通中学1959届高中毕业生，1997年我调到南通中学工作，他又成了“校友”。与他谈及通中，他说母校授予他的太多太多。文集中《忆母校通中老师》一文，可披文得意，窥斑见豹。他说当年受教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范伯群等通中名师，是做学生的福分，造化一生。

大约2018年始，读《江海晚报》“夜明珠”版与晚晴周刊，不时见署名“一凡爷”的文章，生活即事，情趣盎然，不知何人。后来，在一位老同事80岁生日宴上，加了王永强老师的微信后聊天，才知“一凡爷”原来就是他这位“尊家”。他言“我不是学文科的，老来写一点文字，兴致使然。”一个“理科叟”，文思、文笔如此老辣，敬佩。从此我们成了文友，用微信不时分享各自的习作，畅言心得。基于以上缘由，王永强老师将写序人选聚焦于我。

《炳烛续纵横》选编了王永强老师的散文、随笔70余篇，全是近五年发表于国家或市级报刊的文章。作为本书的第一读者，有些文章发表时曾读过，提笔前又细加品读。其文不求华辞丽藻，于平实质朴中，见“理工科人”擅长的严谨、实证式的思维表述。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品读后，我涵泳到的、体悟出的至少有三，且容我一一道来。

第一感受，本书是一首植根于“本心”的生活恋歌。陶渊明《移居》诗云：“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在我心中，王永强老师便是时下的“素心人”，纯朴和善，不事外扬，重情重义，与他交往，让人感到舒服，深受同学、同事、老友们爱戴。文集中“恋巢”、“重情”等篇目，对老家、老伴以及已亲、孙辈的眷恋、眷顾，深笃而醇厚。笔下对恩师的怀念，与老友、老同学、老同事的交往，溢满无尽的心意。他在《我的第四社交圈》一文中自诩有四大社交圈——家人、同学、同事和同好（老年大学的学友）。在手机上，倾心于“三老”微信群——老同学群、老同事群和老朋友群。1980年他从金湖县调回家乡工作，到花甲之年退休，离别时有那么多的领导、同事、好友、学生赠言寄语，就不难理解了。

本书又是一本“炳烛而行”的光明录。春秋时期晋国的音乐家师旷有段论学名言：“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长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王永强老师的“炳烛之明”，可谓嗜学，令人折服。他先后在市老年大学学习十几年，自述说：“学习二胡、古筝、诗词格律、《红楼梦》诗词赏析、古代小品文、剪纸、素描、水粉等课程。”从普通班学到研修班，而且乐学不疲，钻研称深。与琴友乐友们组建长青二胡队，共同切磋琴艺乐理，并时常活跃在学校、敬老院、社区等慰问演出或联谊联欢场合。与二胡大师徐竟先生定时QQ网聊四年，谈论民乐话题，探究二胡技艺，畅聊记录集《清风明月谈琴录》一书，受到琴友乐友们青睐。其力作《民乐在春晚应有一席之地》发表于《中国民乐报》，鞭辟入里，切中肯綮，在民乐界一石激起千层浪。

同时，本书还是一套情趣盎然的夕阳红图景。王永强老师是顶有兴趣的人，用他的话来说：“兴趣广泛，爱好多样，习文学艺，情投意合。”他的兴趣除上文提到的琴棋书画、手工艺外，还钟情灯谜、诗文创作、楹联赏析、视频制作等等。“爱乐”“入迷”“赏乐”等章节细细读来，深感王永强老师兴趣洋洋的暮年，犹如草有莹露，林有清风，水有涟漪，活泛而灵动，与作者油然产生共鸣：热爱生活当有乐趣；有乐趣，生活更有味。老而有趣，暮色如画。

撰写此序言正值春分时节，又一度东风劲吹，处处姹紫嫣红，万物欣然，应和春风春意，《炳烛续纵横》破土而出，愿她香飘千家。

沙元炳的意义和当代价值

——《沙元炳先生年谱》序

□周新国

《沙元炳先生年谱》正式出版是令人非常高兴的事情。作者孙红兵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都是我的学生。我知道他一直热心于对沙元炳的研究。数十年来，无论他在什么岗位，一直都没有中断这项工作，先后发表了《沙元炳与如皋的近代化》《沙元炳的生平及其成就》《沙元炳致力于地方近代化的原因探析》《沙元炳的教育思想主张及特点》《沙元炳：张謇们》的核心成员》《从如皋看江苏沿海城镇的近代化历程》《百年校歌传承百年师范精神》《近代中国师范精神的时代特征》等文，还曾担任沙元炳《志願堂诗文集》重新编印的统稿工作。从多年积沙成塔到出版《沙元炳先生年谱》，看似水到渠成，但其中艰辛可以想象，数十年坚持不懈的精神亦值得肯定。

众所周知，在南通的近代化，甚至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张謇是其中的先行者、开拓者、引领者。张謇为此可谓竭尽全力，呕心沥血。当然，张謇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江苏、上海、安徽、浙江、湖北、江西等地，特别是江苏省内包括南京、镇江、常州、扬州、盐城、徐州、连云港、无锡等大江南北的众多志士仁人，都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而团结在其周围。其中上海的王清穆、无锡的荣德生、通州的孙敬和范当世、海门的郁寿丰、如皋的沙元炳和顾延卿等都是这个群体的佼佼者，沙元炳更是其中的核心成员。

研究表明，沙元炳不仅是如皋近代化过程中的领军人物和杰出代表，更重要的是，他全力支持张謇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和实践，是张謇在南通地方上倚重的重要人物之一。沙元炳在如皋进行的近代化的思想和实践、努力和成就与张謇深度融合，成为张謇领导下南通近代化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沙元炳的作用与影响还不能与张謇相提并论，但他在这个历史潮流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有关兴办教育和倡办实业的艰难历程和追求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不懈努力在江海平原近代化历程中书写了光辉的一页，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然而，多年来，人们对沙元炳的研究和关注甚少。这个历史人物被历史的尘埃几乎掩盖了近百年。直到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特别是南通关于沙元炳的研究才逐渐热起来。这表明南通社会各界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沙元炳在南通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贡献。这是令人欣喜的，应该继续发扬光大。

年谱属于中国历史学研究的范畴，它是研究历史人物非常重要的资料。它以谱主

为中心，以年月为经纬，尽可能详细全面地叙述谱主的一生事迹。著名方志学家朱士家先生在给《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细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研究历史是需要长期知识积累的，编撰年谱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基本功。历史研究工作者编撰年谱是一件经年累月、劳心劳力的工作。沙元炳一生经历了清朝和民国两个时期，沙元炳交往的人物和经历的重要事迹不胜枚举。孙红兵编撰《沙元炳先生年谱》，通过大量收集现有的历史资料，对沙元炳重要的言行、主要的活动在进行整理的基础上，用编年体裁按年月顺序一一记载沙元炳的生平和思想事迹，成为沙元炳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书，这是对沙元炳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

孙红兵是如皋人，其大学就读于扬州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此后又攻读扬州大学中国近代史历史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具有良好的研究基础；其长期任教在沙元炳创办的如皋师范学校，对该校创办人沙元炳非常敬仰，特别是其数十年来潜心研究沙元炳，成果丰硕，并与沙氏后裔交往甚多，其编撰《沙元炳先生年谱》具有天时、地利和人和的优势。（作者系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扬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老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

——读徐式君《回望与诉说》有感

□周一强

3月15日，随老领导仇鸣德先生去拜望徐式君老人。获徐老亲笔题赠的诗文汇集《回望与诉说》。

我职业生涯多半与“公务文字”打交道，也许是久而生厌之故，二线之后，除整理、阐发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文史方面的资料外，便懒得甚至害怕再动笔。这次不期而至、想要抒发的冲动，显然是因为徐老的诗文触动了我心底的某些情结。

我1991年从泰州调区农业委员会工作，其时徐老是区委书记，当时还叫城区，次年区划调整始称崇川，区委机关在友谊桥，农委在段家坝。我与徐老的第一次“交集”很是偶然。当时有泰州的老同事到南通，找到友谊桥，向人打听新调来区里工作的周一强。所打听的“路人”恰好就是当时正在楼下的徐书记。三年后，一次有幸同徐老同桌吃饭，有人将我介绍给他，徐书记说，周一强，我知道，从泰州调来的。然后将当年泰州老同事向他打听我的事学说了一遍。徐书记惊人的记忆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无独有偶。这次陪仇主席拜望徐老，闲谈时无意中提及农委的一位普通干部，91岁高龄的徐书记竟然毫不迟疑地说出了这个外地干部的籍贯。记忆之准确、反应之敏捷，特别是作为区委书记，对30多年前区级机关一名普通干部竟然还能有如此清晰的印象，着实令人感佩。

对徐书记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高超的讲话艺术。除职务决定、必不可少的“程式性”内容外，他的讲话从来都是简洁通俗、风趣幽默，常常是几句排比就能把要表达的内容囊括其中，鲜有长篇大论，更不玩八股、弄玄虚。尤其让人过瘾的是，听徐书记在一些即席场合用寥寥数语表达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见解，总是言简意赅、切中要害、诙谐中肯、回味悠长，妥妥的精神享受。

徐老1934年出生，1948年入党，时年

14岁。从此，共产主义信仰便伴随、贯穿于他的生活与工作。《历历往事忆青春》记述了他初入党组织的喜悦，以及一个懵懂、真诚的少年投身革命事业的澎湃激情。他的父亲1946年参加革命，1978年离休，30多年里都只是一名股级干部，但老人家泰然处之，认为，“党和人民给了我衣食无忧的条件，我就只能以忘我地工作来报答”。对此，徐书记以《知足的父亲》一文回忆和铭感父亲甘当配角、乐于拾遗补阙的品格，他说，“父亲的一些价值理念，无疑将继续影响着我和弟妹的思想和生活”，反映了两代、“同期”共产党人的境界与情怀。《誓词在胸》记录的是2009年75岁的徐书记随市政协委员前往南京瞻仰雨花台烈士陵园，与他同辈、儿辈、孙辈共产党员一起重温入党誓词的感想，“六十回寒来暑往，两万多日升日落，岁月给了我许多记忆，几多回望，每逢审视已经走过的岁月，我便由衷感谢那段神圣的誓词，是她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她既让我在事业顺利时不骄不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又让我在迷失时见到曙光，悲伤时找回坚强”。年龄愈悬殊、党龄愈六十，一颗老共产党人的拳拳赤子之心跃然纸上。《直言不讳三姐妹》则饶有兴味地记录了徐书记“旁听”三位高中女生关于国际国内大事、要闻的品评。这让老人家倍感欣慰，“我们的下一代，有思想、有眼光、有责任，足以担当建设国家的重任”。确实，最让人民振奋的莫过于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后继有人。中印边境紧张的2017年9月，徐书记题写七言律诗《致莫迪》，以同印度掌门人“对话”的形式，规劝、警戒“莫迪老仙”要“珍爱生命少言战”“和平共处谋民生”，体现了作者对时事政治、国家大事的关心、关注。

书如其名，《回望与诉说》收录较多的是作者亲历的过往，包括人物、事件。对人物，

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亲人、师长、朋友的眷恋和情谊，焕发出既深入骨髓、又沁人心脾的良善光芒。《初悟悲伤》《娘娘的坟丘》《曾经几度遇杨杨》《萍水之忆》《欧丽》等篇目，都用极细腻的笔触忠实记载了笔者与亲人、好友、同事之间的交集与离别，点点滴滴，娓娓道来，真挚的情感、柔软的心境似乎触手可及。正是融入其间的真实情感，使得这些短文的意境都远远超出了文字表达本身。对事件，多个篇目呈现出的是又一种风格——诙谐、风趣、简洁，诠释了“文如其人”的真谛。《走穴和误诊》讲的是王、张两家各养了一只母鸡，一只勤勉生蛋，一只消极怠工，但是，两鸡私下互相“走穴”，结果，生蛋者被主人“误诊”为不肯生蛋，遭到嫌弃，送给别人，真相大白后，王、张两家以此为趣，宰了只顾养膘不肯下蛋的“怠工”，两家举箸欢宴，其乐融融。《荡田的故事》又包括作者听宋家叔公所讲的三个匪夷所思的小故事，一个是一阵龙卷风刮来了成百条小鱼，一个是叔公打死了一条小青蛇，第二天一大早来了20多条蛇围在家门口，一个是一家猫与野兔结成连理，产下了一窝不爱荤腥却喜青草的“伪猫”。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对这三个“故事”将信将疑的徐老书记还曾为此请教专家，答案是“世界奥妙无穷，破译有待你我”，显然，这个答案是徐老书记自己给出的，也是这个智者的世界观之一。《买单》一文短小精悍，只有4小节，不到600字，但情节完整生动，人物立体鲜活，结局出人意料。窃以为，单从《买单》一文来看，徐老书记铺陈故事的文字功底可谓直追欧亨利。

《回望与诉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黄河文丛”系列十册之一，分类为散文集。其实，在我看来，“散文”只是她的外在，承载的是徐老书记关于信仰、事业、亲情、友情的态度和感悟。是一本值得经常翻阅的人生教科书。



《最后的儒家》

[美]艾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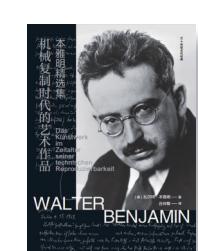


《线索与痕迹:真的、假的、虚构的》

[意]卡洛·金茨堡

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深入考察了梁漱溟的成长背景、思想发展轨迹、重要社会活动，并将之置于世界性反现代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予以解读。在20世纪的风浪中，梁漱溟一生的为人处世，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可称“最后的儒家”。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德]瓦尔特·本雅明

浙江大学出版社

本雅明的文字历久弥新，而其身为哲学家、文学、艺术评论家、左派思想家和译者的多重身份，更让他的作品被各个领域奉为经典。本书分为美学理论、语言和历史哲学、文学评论三个部分，让读者得以从各个方面理解其思想理路，一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心灵。

赵孤怀：怪人译书今难寻

□白

购存赵孤怀的译著，是我多年来的心愿。去岁，我终于高价购入他的译著《屠格涅夫小说集》。此书大32开，1933年1月10日初版，上海河南路大江书铺发行，上海新中国书局出售，价大洋6角。版权页钤有译者名椭圆朱文印。睽违多年，印文隐约可见。尤为难得的是，封面封底尚存，保存完好。封面装帧为竖排蓝色书名和红色译者名，配画是蓝色的墙窗和红色的云朵；从画面到色彩，给读者以遐想的空间。

赵孤怀即赵宋庆（1903—1965），镇江人，字仲翘，笔名赵孤怀，毕业于复旦大学，著名学者刘大白的得意门生，为复旦“九妖十八怪”之一，古代文学家、外语家、天文历学家。我熟稔赵孤怀，源自对南通地方史的热爱。赵孤怀是著名画家赵无极（从小在南通长大的）的叔父。赵无极的这位长辈，可谓全才怪人。从脾气到生活，赵孤怀“别具一格”，譬如从居室环境到衣着打扮，赵孤怀可谓随便到极致；有时还很邋遢甚至脏乱。赵无极的父亲是银行家，爱怜这位生活上失落的兄弟，便计划取出一笔钱，供他使用。赵孤怀立刻拒绝：“我怎能收取这种不劳而获的臭钱啊！”

脾气古怪的人，往往是有过人之处的，即古怪的资本。赵孤怀的过人之处，就是学习能力超强。他学富五车、书通二酉，关键还文理兼吃，真是博学多才。他在复旦中文系执教时，同时还在数学系开课，获得复旦其他数

学老师的认可。赵孤怀对于自然科学，也是兴趣浓厚。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他撰写的天文学专著《秋之星》。此书一直受到喜欢科普读物的读者的追捧。1956、1957年，赵孤怀还在《复旦学报》上分别发表论文《辨安息日并非日曜》《试论超辰和三建》。此类作品，受众很小，曲高和寡，知音寥寥。

赵孤怀的才华，还表现在外语翻译方面。他精通数国语言，人才难得。陈四益在《鲍正鹄先生传》中记载了一则译界“神话”：赵孤怀曾在一周内，以五言绝句的形式翻译出了500余首古代波斯诗人奥马尔·哈亚姆的诗集《鲁拜集》。不知何故，赵孤怀译本《鲁拜集》未能面世，以至于有人质疑此说，以为只是传说。

幸运的是，这册《屠格涅夫小说集》见证了赵孤怀的翻译水准。全书共计录入两篇小说，即中篇小说《静的旋流》和短篇小说《相逢三度》。屠格涅夫是小说大家，尤其善于描写女性。《静的旋流》描述了女主人公玛利亚·泊夫罗夫娜不幸的爱情遭遇。赵孤怀的译文，原汁原味，未曾曾辜负屠氏的名望和玛利亚·泊夫罗夫娜的美貌。从描写到对话，译文清新自然，流畅通俗，将小说的女性角色的诸多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给读者留下极深的印象。

有例为证，小说第二章女主人公第一次出场：“玛利亚·泊夫罗夫娜手中拿起了一柄大号的张开的小刀；她的浓厚的棕色头发，

有一点松散，上面黏着一片绿色的小叶，有一缕头发已飘出压梳的外面；她的苍黑色的肤色上有一点飞红，红唇开着……”静态的容貌，动态的画面，配以如此细致的译文，恰当地融为一体。玛利亚·泊夫罗夫娜具有劳动美与外在美并存的“宅女形象”，如同一股甜美的石山清泉流入了读者的心中。

又如第二章另一段译文：“小姐们好一息还没回来。火壶都已經拿進，并在摆台子预备饮茶，伊泊托夫叫人去喊她们。她们一同回来。玛利亚·泊夫罗夫娜坐到桌边倒茶，娜地奇达则到凉台门口去看园林。清朗的夏日午后，是轻柔，明爽的夜晚到了……”这段译文语言简洁，注重长短句搭配，避免了外文中常用的长句子，领读者一目了然，充分彰显出两位女人归后惬意的心境。

我很珍惜这册《屠格涅夫小说集》，除去译文上佳，还有更为重要的缘由，此书的确少见。据笔者所查，上海图书馆仅存一册《屠格涅夫小说集》。几十年来，孔夫子旧书网前后出现四册《屠格涅夫小说集》，其中三册名为“砖头书”——封面封底失落，仅有一册品相尚可。相比之下，赵孤怀的另一部译著《秋之星》更为稀见，不过2009年4月二十世纪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此书。《秋之星》由此广为流传。然而《屠格涅夫小说集》至今未再版，也就更值得珍惜了。将来，我仍盼望人藏民国原本《秋之星》，这样怪人赵孤怀的两本旧著，就可在寒斋合璧了，岂不更好。